

# 夜光杯

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曾提出在山水画中当遵循人能在其中“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画理。画者在山水画的布景中会考虑人的因素，而一旦踏入现实中的山水，这样的思虑便会面临有心和无力之间的彷徨——人们常常愿意记录自己的“到此一游”，但自然的无限乃至冷漠，总是显出人的渺小。只是人们又总爱耽溺在这样的彷徨之中——在征服的快感和茫然的无助之间，世人在天地间的位置渐渐明晰。

苏州城郊的花山，并不广为人知，但独得清幽之色，因此倒显出世人在山水间自处的一番典型姿态。山并不高，不过四百余丈，却玄机四布——本来，抵达终点并非向上的唯一动力，沿途的景致才是决定此行趣味的机杼。入得山门，便见“华山鸟道”的摩崖石刻，一路往上，“隔凡”“洞天”“除尘崖”“宿

## 花山寄情

自己在世界各地得来的沙子，而所有的收藏都是一部日记，“记录自己转瞬即逝的狂热”，也“将自己的存在之流变成不易消散的客观存在，将连续的意识之流凝成书面文字的晶体”。而這些在山石上留下痕迹的前人，是将自己镶嵌在了山水之间，他们瞬间的意识与山石同化，记录的是他们与自然的对话。他们纵情于自然的交流，并邀请后人的加入。于是，面对这些自然景致以及前人遗迹，后人会陷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恍惚。并且，在那样的山水之间、沉静之地，这种陷落不可阻挡，足以诱惑人调动自我的潜能靠近前人所感知到的诗意、美感和慨叹。这种靠近不只是还原，更是重建。因此，当见到“布袋石”、见到山石上“且坐坐”的字样，会有自然的亲近之感——人生实多负担，背上的包袱不如就卸在此地，暂且一坐一歇吧。尽管这包袱里装的货色一定古今有别，但无疑同源于人于之根器。

再往上，有接引佛，有翠岩寺，有怡泉……诸景静默以待。而山顶的莲花峰，近观其石上宽下窄，远观凌空，似倾非倾，就此巍然独立了千百年。每及此类奇景，民间传说便更添其异彩：“相传观音菩萨由南海普渡来花山修道，足踏千叶莲花，留峰顶成莲花峰。登莲花顶，可许愿祈福。”自然景致，又被引向了世间的实用法则，许愿祈福，最实在却也最虚妄。登顶途中可见“御碑亭”——将康熙的诗二首和乾隆的诗一首刻于碑上，供于亭内。即便如此殊待，身处其时其境，会顿觉帝王与那些留下痕迹的先人并无二致——同样有血有肉，面对的是如出一辙的景致和现实。人迹与自然所形成的对垒和悖论，在登顶远眺的那一刻，泛出通达的灵光。

登顶后总不愿原路返回，于是便可路遇“支公洞”，据传东晋高僧支遁曾在此开辟道场，修炼成道。于是难奈好奇，偏要进到这狭促的山洞里，留下的却是这样局促阴冷的山洞如何栖身的疑惑。这当是支公身上传奇色彩的一处支点。据说，花山曾是明末遗老们的聚居之处，有着“就隐山”的别称。这样的传统，在现

小时候过中秋节就是为了吃月饼。月饼并不能保证一人一个，爸爸就把一个月饼切成生日蛋糕一样切成一牙一牙的，吃完了也就过完了。爸爸妈妈把中秋节称为八月节。为什么这么称呼，我没问过，也从来没有对这个好奇过。

离家在外念书，中秋的时候是不能回家的。一群半大小子一起念书一起疯，根本不想家，直到了中秋节这个法定的想家日子，才半娇情半真情地想一想千百公里之外的家。

再长大一点儿，真的有多愁了，反而讨厌中秋节，它仿佛一个旧伤疤，揭开来格外疼。这种伤身伤神的事，我一向冷酷地抛弃一边的。没有希望自然也就没有失望。

自己成家后，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里过中秋的，普普通通，应时应节。谁要是问我中秋节怎么过，我都会故意自嘲一番，吃饺子呗。究其实质是乏善可陈。

有一年中秋节，单位派我去京师出差。大中秋节出差，一般人可能不大高兴，但是对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是正常的。出就出呗，在异地过中秋节也挺好的。

上午到的京师，看了一个展览，和一个单位在附近的朋友吃了顿中饭，下午就工作了。工作是开发发布会，都是中规中矩地走程序，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参加的人中不都是认识的，相互寒暄，寒暄完了就干活。活儿也都是程式化的，对我来说比较轻松。

开发发布会的地方，既能开会也能住。等到把所有程序走完，组织者把一大帮人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给大家分房卡和纸袋子。到了我这里，他递给我一张车票，黄昏的。一大帮人轰隆隆地去自己的房间了。我捏着车票，傻傻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我明白过来了，什么也没问，回家吧。对我来说，这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那时候没有高铁，火车速度也慢。看样子这个中秋只能在火车上过了。火车哐哐地开出站台，窗外熟悉的景物在向我告别。这个城市我住过七年，感情肯定是有的。我坐在边座上，一边看窗外，一边看刚在报摊上买的报纸。文艺信息里说，晚上有穆特演出。我立刻有点儿后悔，不如把火车票退了去看穆特呢。

正后悔着，手机响了。那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手机的主要功能就是接打电话和发短信。电话是一个旧同事打来的，她现在在京师做老本行。她说她正在饭店里吃饭，翻看当天一张当地报纸时发现了一首我写月饼的诗。那首诗写的正是爸爸把月饼切成生日蛋糕一样切成一牙一牙的事。她夸我写得好什么的。我说我就在京师啊。她说你赶紧过来吃饭啊。我说不行，我正在火车上呢。她谴责组织者不近人情，我还替组织者辩护说在哪儿不是过中秋节呢。

真的，节日这东西是人发明出来的，其中蕴含的概念也是因为人而变得有意义。

当火车开到双桥时，我的眼泪突然流了出来，是中秋还是为其他什么，就不太清楚了。至于这个中秋之夜，我在火车上看没看到月亮吃没吃到月饼睡没睡着，也都随着记忆的漫漶而模糊不清了。人生这么多事，干嘛什么都记得呢？

且，在那样的山水之间、沉静之地，这种陷落不可阻挡，足以诱惑人调动自我的潜能靠近前人所感知到的诗意、美感和慨叹。这种靠近不只是还原，更是重建。因此，当见到“布袋石”、见到山石上“且坐坐”的字样，会有自然的亲近之感——人生实多负担，背上的包袱不如就卸在此地，暂且一坐一歇吧。尽管这包袱里装的货色一定古今有别，但无疑同源于人于之根器。

再往上，有接引佛，有翠岩寺，有怡泉……诸景静默以待。而山顶的莲花峰，近观其石上宽下窄，远观凌空，似倾非倾，就此巍然独立了千百年。每及此类奇景，民间传说便更添其异彩：“相传观音菩萨由南海普渡来花山修道，足踏千叶莲花，留峰顶成莲花峰。登莲花顶，可许愿祈福。”自然景致，又被引向了世间的实用法则，许愿祈福，最实在却也最虚妄。登顶途中可见“御碑亭”——将康熙的诗二首和乾隆的诗一首刻于碑上，供于亭内。即便如此殊待，身处其时其境，会顿觉帝王与那些留下痕迹的先人并无二致——同样有血有肉，面对的是如出一辙的景致和现实。人迹与自然所形成的对垒和悖论，在登顶远眺的那一刻，泛出通达的灵光。

登顶后总不愿原路返回，于是便可路遇“支公洞”，据传东晋高僧支遁曾在此开辟道场，修炼成道。于是难奈好奇，偏要进到这狭促的山洞里，留下的却是这样局促阴冷的山洞如何栖身的疑惑。这当是支公身上传奇色彩的一处支点。据说，花山曾是明末遗老们的聚居之处，有着“就隐山”的别称。这样的传统，在现

小时候过中秋节就是为了吃月饼。月饼并不能保证一人一个，爸爸就把一个月饼切成生日蛋糕一样切成一牙一牙的，吃完了也就过完了。爸爸妈妈把中秋节称为八月节。为什么这么称呼，我没问过，也从来没有对这个好奇过。

离家在外念书，中秋的时候是不能回家的。一群半大小子一起念书一起疯，根本不想家，直到了中秋节这个法定的想家日子，才半娇情半真情地想一想千百公里之外的家。

再长大一点儿，真的有多愁了，反而讨厌中秋节，它仿佛一个旧伤疤，揭开来格外疼。这种伤身伤神的事，我一向冷酷地抛弃一边的。没有希望自然也就没有失望。

自己成家后，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里过中秋的，普普通通，应时应节。谁要是问我中秋节怎么过，我都会故意自嘲一番，吃饺子呗。究其实质是乏善可陈。

有一年中秋节，单位派我去京师出差。大中秋节出差，一般人可能不大高兴，但是对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是正常的。出就出呗，在异地过中秋节也挺好的。

上午到的京师，看了一个展览，和一个单位在附近的朋友吃了顿中饭，下午就工作了。工作是开发发布会，都是中规中矩地走程序，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参加的人中不都是认识的，相互寒暄，寒暄完了就干活。活儿也都是程式化的，对我来说比较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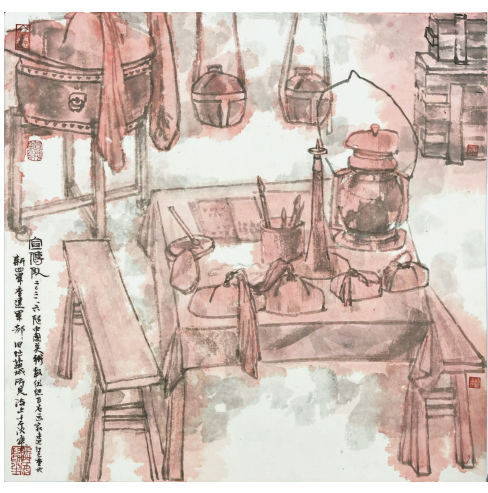
开发发布会的地方，既能开会也能住。等到把所有程序走完，组织者把一大帮人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给大家分房卡和纸袋子。到了我这里，他递给我一张车票，黄昏的。一大帮人轰隆隆地去自己的房间了。我捏着车票，傻傻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我明白过来了，什么也没问，回家吧。对我来说，这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那时候没有高铁，火车速度也慢。看样子这个中秋只能在火车上过了。火车哐哐地开出站台，窗外熟悉的景物在向我告别。这个城市我住过七年，感情肯定是有的。我坐在边座上，一边看窗外，一边看刚在报摊上买的报纸。文艺信息里说，晚上有穆特演出。我立刻有点儿后悔，不如把火车票退了去看穆特呢。

正后悔着，手机响了。那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手机的主要功能就是接打电话和发短信。电话是一个旧同事打来的，她现在在京师做老本行。她说她正在饭店里吃饭，翻看当天一张当地报纸时发现了一首我写月饼的诗。那首诗写的正是爸爸把月饼切成生日蛋糕一样切成一牙一牙的事。她夸我写得好什么的。我说我就在京师啊。她说你赶紧过来吃饭啊。我说不行，我正在火车上呢。她谴责组织者不近人情，我还替组织者辩护说在哪儿不是过中秋节呢。

真的，节日这东西是人发明出来的，其中蕴含的概念也是因为人而变得有意义。

当火车开到双桥时，我的眼泪突然流了出来，是中秋还是为其他什么，就不太清楚了。至于这个中秋之夜，我在火车上看没看到月亮吃没吃到月饼睡没睡着，也都随着记忆的漫漶而模糊不清了。人生这么多事，干嘛什么都记得呢？



宣传队——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盐城所见  
沈舜安 (设色纸本)

在山下修建的“花山隐居”之所可觅遗踪。只是，那是精致可人的旅人居所，不复山野凛冽的粗犷。

旅行是为了逃避现在、体验别处的生活吧，而因为有着预知可以归来的底线，也就失却了未知所踪的惊悚，这险中有喜有怖。但隐居，则需要一份与现世断然隔绝的气度和毅力，要接受山水的可亲，也要意识到它的崇高和冷漠，像里尔克说的：人在不理解自然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它——“当人觉得，它是另外的、漠不相关的、也无意容纳我们的时候，人才从自然中走出，寂寞地，从一个寂寞的世界”。所以，支公的隐居洞并不曾要融入这沁人心脾的山水之间，反而显出艰涩、相隔的意味，这当是因他怀着敬畏之心参透了真正的自然之中遍布着人力的不可控。这个渺小而寂寞的山洞，是人生的巨大隐喻。

归来翻看资料，发现自白居易起便有着大量吟诵花山的诗文；黄公望等名家也曾以之入画，而清代归庄更是言明：“花山固吴中第一名山，盖地僻于丘丘，石奇于天平，登眺之胜，不减邓尉诸山。”想想，自己去往苏州那么多次，视线确实被天平、虎丘、灵岩所遮蔽了，若非友人相邀，居然不知此处胜景。而在景致之外，耐人细品的还有这些前人留下的痕迹，不管是山间的石刻，还是尺幅之间的诗画。帕斯捷尔纳克说：“诗人的传记，存在于读他诗作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里。”同样，花山上的这些前人遗迹，是他们人生经历的别传。后人每每与之邂逅、对视，都会催发出它们新的意蕴，延续它们的生命。它们犹如底片，等待时间的一次次冲洗，随后，不同个体、不同时代的身形在其上慢慢显影。

就这样，在野趣和人文气的浑然中，花山拥有了自己不同的景深——清幽的花山背后，是另一个由诗和传说构成的花山。它浓缩了时间，延续起“一时之性情，万古之性情”的广泛人性，更渐渐化成一面棱镜，照见古今的岁月。

不久前，作家周国平曾在《人生不较劲》中写道：“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得到了别人的善意对待和帮助，心中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叫感恩。”我们应多存感恩之心，你心中有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少怀抱怨之情，你心中有多少怨，就有多少苦。我国有句老话：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如果别人帮助你，你一定要学会感恩，不懂得感恩的人，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心怀感恩，让人生多一些暖色。常怀感恩，让人离幸福更近。

## 常怀感恩

陆雪

见她思路清晰，动作敏捷，十分健谈。她说：做人要知恩图报和懂得感恩。平凡的话语中透着哲理，让笔者为之感慨。感恩是人生的阳光和雨露。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定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心地澄明的人。心怀感恩能感受到一滴水的润泽，能从他人的微笑中读出温暖。

参加“小组会”，就是一起做功课；别人着意推诿，我是积极踊跃。就是冲着功课之后能在他家花园里随意观赏，还能主动翻翻土、刻意浇浇水啥的，乐不可支！但没过多久，学校就不上课了，小组会也不再有了。

特殊年份中我家换区搬迁过几次，住房面积更小了。曾经有过一处是底楼，门前窗下确有一小块空地。也许别人家会圈栏起来私用，但那年代我家不能，我个人有“贼心没贼胆”，也就无养花草的可能。

## 窗台上的“熊童子”们

还一平

出嫁前，倒是知道夫家新房有阳台，为之窃喜来着。而后却发现，阳台早已被长辈饲养的信鸽们落户居住着。若我去养花草，那朵花儿们还不早晚被“欺负”着啄吃掉？于是叹口气不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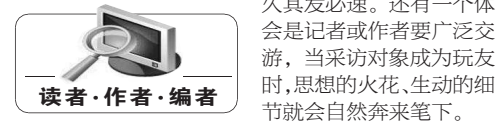
20年前我们自己买房。我夫君自小就擅长侍弄花鸟虫鱼，只是我们长年与长辈同住一屋檐下，不宜也不该有悖了长辈的爱好。现在则是单独另置房产，咱夫妇就妥妥地想好说好了：“要有阳台，要养花草。”可仍是事与愿违：因是买的期房，图纸里有阳台，之后有变卦，说是为高楼安全着

对毕谷云产生好奇心最初来自他的名字。青年时期在吉林市京剧团陈正岩老师家里，常听他说起从上海落户到东北的京剧演员里有一位叫“毕谷云”，这三个字我一下子记住了。此名描绘谷洞蒸云，是一道自然风景；更好玩的是“毕谷云”以沪语开读即是两个人声，听来既有豆萁燃在火炉里的“哗哗啦啦”，又有母鸡下蛋后的“咯咯嘎嘎”，这在身处外地的上海人耳朵里尤感乡音之亲切。过了若干年我回到家乡，偶见一个外地电视台播映毕谷云的《绿珠坠楼》，其剧目钩沉和坠楼下地的绝技，使我看到了毕谷云的真本事，又一次对他产生好奇心。

毕谷云退休之后回到上海，好奇心促使我与他交流，向他讨教。我俩也会在票友聚玩的场合相遇。在他家里看到满橱满柜的戏曲书籍，床下的纸板箱里都是演出资料，诸如戏单、照片、剧本和报刊，这是他几十年的积累。毕谷云上门求学者非常客气，还向他们钩沉濒失传的蹇工，这种民间的自觉行为令人感动。听他介绍《绿珠坠楼》三张半桌子“捧”下地的“独一份”绝技，我为他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所折服。早年跑码头，他的票房好坏直接影响自己和剧团伙伴的生存。就是在这演艺经济和残酷竞争的环境下，蹇工和“坠楼”绝艺才得以在他身上传承下来，引起我对文艺体制改革的思考。想写的内容很多，因种种原因，一时间就把这个写作计划耽搁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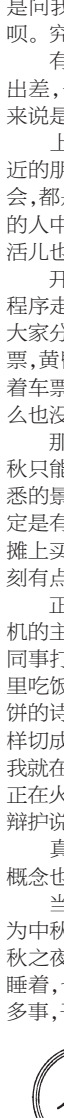
此番疫情期间，网络播出连续剧《鬓边不是海棠红》，故事涉及早年伶人生活，创作人员序列里赫然以毕谷云为艺术指导。在分集观赏的日子里，我感到现在“毕谷云”已经超越了地域，新闻时效拉近了，向广大观众揭秘这个陌生的名字是符合传播学规律的。近年本报文化副刊陆续辟出几种长稿专栏，可望为“毕谷云”提供较大的驰骋空间。为了取得更大的传播效果，我等到《鬓边不是海棠红》从网络走向几家卫视陆续播出之后，才一气呵成了这篇配图的高稿。起先自拟标题为《坠楼遑论生与死》，经编辑和领导几度修改，最后把标题定为《一段神奇的艺术史》(见本报8月15日第16版)。这个标题的特色在于既有“艺术史”又有“神奇”，显得稳中有“跳”；又以“传”字点明毕谷云的形象意义，从而提升本文的精神价值。

上述过程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好奇心对于写文章的重要性。好奇心让你纠结，时而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然而一种好奇之心不能总是束之高阁，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当传播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千万不可偷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旦其发必速，那么一个体会是记者或作者要广泛交游，当采访对象成为玩友时，思想的火花，生动的细节就会自然奔来笔下。



## 火车上的中秋

桑克



套种铁线莲更有乐趣，这乐趣在于感受交互的美，感受植物所传递的生命奇迹和顽强。明请看本栏。  
责编：龚建星